

A5
17:2

739468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

第二分册



人民出版社



党的組織和党的文学^①

列 宁

十月革命^②以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使党的文学問題提到日程上来了。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这个农奴制专制俄国时代的可悲的遗迹，正在开始消失。它还没有絕灭，还远远没有絕灭。我們內閣总理^③的伪善的政府还在胡作非为，以致“工人代表苏維埃消息报”^④还是“非法地”出版的，但是，这种愚蠢地企图“禁止”政府所无力干涉的东西，除了給政府带来耻辱，带来新的道义上的打击以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当存在着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的时候，党的报刊和非党报刊的問題解决得非常簡單、非常含糊和很不正常。一切非法的报刊都是党的报刊，它們由各个組織

① 这篇文章刊载于1905年11月13日的“新生活报”第12号。

② 列宁在这里所說的十月革命是指1905年10月的全俄政治罢工。

③ 內閣总理是指維特(С. Ю. Витте, 1849—1915)，1905年任內閣总理，采取以协商方式緩和并麻痹革命运动的政策。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沙皇于10月30日所发表的承认言論自由等等的宣言，即出自他的手笔。

④ “工人代表苏維埃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Совета Рабочих Депутатов»)是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維埃的正式机关报，从1905年10月30日起到12月27日止，共出版了十号。

出版，它們由各个同党的实际工作者团体有某种联系的团体主办。一切合法的报刊都是非党的报刊，——因为党性是被禁止的——但是它“倾向”于这个政党或那个政党。畸形的联合、不正常的“同居”和虚伪的掩饰是不可避免的；愿意表达党的观点的人被迫說出的含糊其詞的話，同那些还没有成长到具有党的观点的人，实质上还不是党的人的人們的考虑不周和思想畏縮，混淆在一起了。

伊索寓言式的笔調，文学上的卑躬屈膝，奴隶的語言，思想上的农奴制——这个該詛咒的时代呵！无产阶级結束了这种使俄国一切生动的和新鮮的事物都感到窒息的丑恶现象。但是无产阶级暂时只替俄国爭取到了一半的自由。

革命还没有完成。沙皇制度已經沒有力量战胜革命，而革命也还没有力量战胜沙皇制度。我們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到处都看得到公开的、誠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和秘密的、隐蔽的、“外交式的”、狡詐的“合法性”之間的这种反常的結合。这种反常的結合在我們的报纸上也可以看到：不管古契柯夫先生如何嘲罵社会民主党的专橫，說它禁止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温和报纸，事实终究是事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①，仍然被擯斥在专制的警察俄国的大門之外。

^① “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秘密的布尔什维克报纸，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从1905年5月27日到11月25日出版于日内瓦，共出了26号。

无论怎样，已经完成了一半的革命，迫使我们大家立刻重新安排工作。现在文学都可能成为、甚至可能“合法地”成为百分之九十的党的文学。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营利的商业性的出版业相反，与资产阶级文学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

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鋒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德国俗语说：“一切比喻都有缺陷。”我把文学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也许，甚至有一些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比喻大叫大嚷，认为这样会把自由的思想斗争、批评的自由、文学创作的自由等等降低了、僵化了、“官僚主义化了”。实质上，这种叫嚷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表现。无可争

論，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爭論，在这个事业中，絕對必須保證有个人創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闊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广闊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爭論的，可是这一切只証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这一切决沒有推翻那个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原理，即文学事业必須無論如何一定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文学家一定要参加党的組織。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閱覽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販卖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都应当汇报工作情况。有組織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視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帶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以此消灭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①式的、半商业性的俄国原則——作者写，讀者讀——的一切基础。

自然，我們不是說，被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所玷污了的文学事业的这种改造，一下子就能够做到。我們远沒有想宣传什么清一色的制度或者用几个决定来解决任务。不，在这个领域中是最不能来一

^① 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岡察洛夫(1812—1891)所著小說“奥勃洛摩夫”中的主人公，一个懶散、胡涂、腐敗人物的典型。

套公式主义的。問題在于使我們全党，使俄国整个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都認識到这个新任务，明确地提出这个新任务，到处着手解决这个新任务。摆脱了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縛以后，我們不愿意而且也不会去当商业性的资产阶级文学关系的俘虏。我們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們一定会创办起来，这个自由不仅是指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是指摆脱了資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是指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

最后这一句話似乎是奇談怪論或者对讀者的嘲弄。怎么！也許某个热烈拥护自由的知識分子，会叫喊起来。怎么！你想使文学創作这样精致的个人事业服从于集体呀！你想使工人們用多数票来解决科学、哲学、美学的問題呀！你否认绝对个人的思想創作的绝对自由呀！

安靜些，先生們！第一，我們說的是党的文学以及党的文学应受党的監督。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不受任何限制地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說他所愿意說的一切。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內），同样也可以自由地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言論和出版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但是結社也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为了言論自由，我應該給你完全的权利让你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謊和写作。但是，为了結社的自由，你必須給我权利同那些說这說那的人結合或者分离。党是自愿的联盟，假如

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的，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最后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的联盟的全部经验，无产阶级经常把不十分彻底的、不十分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不十分正确的个别分子或流派吸收到自己党内来，可是同样经常按期“清洗”自己的党。拥护资产阶级“批评自由”的先生们，在我们党内，也将要这样做。现在我们的党一下子就会成为群众性的党，现在我们处在急剧向公开组织转变的时期，现在必然有许多不彻底的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也许甚至有某些基督教徒，也许甚至有某些神秘主义者会到我们党内来。我们有结实的胃，我们是坚如磐石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将消化这些不彻底的人。党内的思想自由和批评自由永远不会使我们忘记人们有结合成叫作党的自由团体的自由。

第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当告诉你们，你们那些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劳动群众做乞丐而一小撮富人做寄生虫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实在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作诲淫的小说和图画、描写卖淫来“充实”“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观众而自由吗？要知道这种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是无政府主

义的空話(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錢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

我们社会主义者揭露这种伪善行为,打破这种假招牌,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而是为了要使真正自由的、同无产阶级公开联系的文学,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联系的文学。

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文学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不是为飽食終日的貴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賴、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經驗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經驗(从原始空想形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成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經驗(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間經常发生相互作用。

工作吧,同志们! 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困难的然而却是伟大的和有成效的新任务:組織同社会民主主义的工

人运动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广大的、多方面的、多样性的文学事业。整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等都应当立即进行改组工作，以便造成这样情况，使它们根据这些或那些原则完全加入这些或那些党组织。只有这样，“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才会成为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只有这样，它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只有这样，它才能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同真正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汇合起来。

(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0卷
第24—29页)

列甫·托尔斯泰是 俄国革命的镜子^①

列 宁

把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名字同他显然不了解的、显然避开的革命联在一起，初看起来，会觉得奇怪和勉强。分明不能正确反映现象的东西，怎么能叫做镜子呢？然而我国的革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在直接进行革命、参

^① 这篇文章刊载于1908年9月24日秘密的布尔什维克报纸“无产者报”第35号。由于俄国合法的报刊利用托尔斯泰八十诞辰(1908年9月22日)作了许多欺骗人民的反动文章，所以列宁写这篇文章来驳斥它们。

加革命的群众当中，有許多社会分子也显然沒有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也避开了事变进程向他們提出的真正历史的任务。如果我們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

俄国的合法报刊滿版都是祝賀托尔斯泰八十寿辰的文章、书信和簡訊，可是很少注意从俄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这个观点去分析他的作品。所有这些报刊都充滿着伪善，簡直令人作呕。伪善有官方的和自由派的两种。前一种是卖身投靠的下流作家露骨的伪善，他們昨天还奉命攻击列·托尔斯泰，今天又奉命在托尔斯泰身上寻找爱国主义，力求在欧洲面前遵守礼节。这班下流作家写文章得到代价，是人人都知道的；他們欺騙不了任何人。自由派的伪善則微妙得多，因而也有害得多、危险得多。請听“言論报”^①上那些立宪民主党的吹鼓手^②吧，他們对托尔斯泰的同情似乎是最充分和最热烈的了。其实，有关这位“伟大的寻神者”^③的那种故意装腔作势

① “言論报”(«Речь»)是代表大工业资产阶級与自由派地主利益的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創刊于1906年，出版到1917年为止。

② 原文为“巴拉拉金們”(Балалайкины)。巴拉拉金是俄国作家薩尔蒂科夫—謝德林(М. Е.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1826—1889)所創造的一个虛伪的、慣于空談的自由主义者的形象，起初出现在随笔集“在温文尔雅的环境中”，后来在諷刺小說“现代田园詩”中得到更充分的表現。

③ 当时有一个卡尔达舍夫(А. Карташев)曾在“言論报”上写了一篇文章“神学家托尔斯泰”，其中称托尔斯泰为“伟大的寻神者”。

的言論和冠冕堂皇的空談不过是十足的虛偽，因为俄国的自由派既不相信托尔斯泰的上帝，也不贊成托尔斯泰对现行制度的批判。他們攀附这个极有声望的名字，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資本，是为了扮演全民反对派領袖的角色。他們用声嘶力竭的叫囂来淹沒人們要求对下列問題作直截了当答复的呼声：“托尔斯泰主义”的显著矛盾是由什么造成的，这些矛盾表现了我国革命中的哪些缺陷和弱点？

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說、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創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創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篤信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謊和虛偽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誠的抗議；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頹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所謂俄国的知識分子，这种人当众捶着自己的胸膛說：“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糰子。”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資本主义的剝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財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間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齷齪的东

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僧侶代替有官职的僧侶，这就是說，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別恶劣的僧侶主义。真可以說：

俄罗斯母亲呵，
你又貧穷又富饒，
你又强大又軟弱！^①

托尔斯泰处在这样的矛盾中，绝对不能了解工人运动和工人运动在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绝对不能了解俄国的革命，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說中的矛盾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十九世紀最后三十几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昨天刚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宗法式的农村，簡直在遭受資本和国庫的洗劫。农民經濟和农民生活的旧基础，那些确实保持了許多世紀的旧基础，在异常迅速地毀坏着。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不應該从现代工人运动和现代社会主义的角度去评价（这样评价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是不够的），而應該从那种对正在兴起的資本主义的抗議，对群众破产和丧失土地的抗議（俄国有宗法式的农村，就一定会有这种抗議）的角度去评价。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所以国内外的

^① 这是涅克拉索夫所著长篇叙事詩“在俄罗斯誰能快乐而自由”里面的詩句。涅克拉索夫（Н. А. Некрасов, 1821—1877）是俄国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进步的民主主义的詩人。

那些偏偏想把他学說中最弱的一面变成一种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是十分可怜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一方面，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年来的加速破产，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拼命的决心。要求彻底铲除官办的教会，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和占有制度，扫清土地，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这种要求象一条红线贯穿着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每一个步骤，而且毫无疑问，托尔斯泰作品的思想内容，与其说符合于抽象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这有时被人们看作是他的观点“体系”），不如说更符合于农民的这种愿望。

另一方面，追求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农民，是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来看待下列问题的：这种社会生活应当是什么样子，要用什么样的斗争才能给自己争得自由，在这个斗争中他们能有什么样的领导者，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农民革命的利益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为什么要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就必须用

暴力推翻沙皇政权？农民过去的全部生活教会他們憎恨老爷和官吏，但是没有教会而且也不能教会他們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所有这些問題的答案。在我国革命中，有一小部分农民是真正进行斗争的，并且也为了这个目的多少組織起来了；有极小一部分人曾經拿起武器来打自己的敌人，消灭沙皇的奴仆和地主的庇护者。大部分农民則是哭泣、祈祷、空談和梦想，写請愿书和派“請愿代表”，——这一切完全符合列甫·尼古拉也維奇·托尔斯泰的精神。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这种事情的，象托尔斯泰那样不問政治，象托尔斯泰那样逃避政治，对政治不感兴趣，对政治不了解，使得只有少数农民跟着觉悟的革命的无产階級走，大多数农民則变成了无原則的、卑躬屈节的資产階級知識分子的俘虏；这些被称为立宪民主党人的知識分子，从劳动派的集会中出来跑到斯托雷平的前厅哀告央求，討价还价，讲和妥协，答应和解，最后还是被士兵的皮靴踢了出来。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我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鏡子，是宗法式农村的軟弱和“善于經營的农夫”迟鈍胆小的反映。

就拿1905—1906年的士兵起义來說吧。我們革命中的这些战士的社会成分一部分是农民，一部分是无产階級；无产階級占少数。因此軍隊中的运动，絲毫沒有表现出象在一揮手之間就变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无产階級所表现的那种全俄团結一致的精神和对党的認識。另

一方面，认为士兵起义失败的原因是缺乏军官的领导，这种见解是再错误没有了。相反地，从民意党时期以来，革命的巨大进步正好表现在：拿起武器反对上司的是那些以自己的独立活动使自由派地主和自由派军官们丧魂落魄的“愚昧的畜生”。士兵们对农民的事情充满着同情；只要一提起土地，他们的眼睛就会突然发亮。军队中的权力不止一次落到了士兵群众的手里，但是他们几乎没有坚决地利用这种权力；士兵们动摇了；过了几天，甚至过了几个小时，他们杀了某个可恨的军官，就把其余拘禁起来的军官释放了，同当局进行谈判，然后站着给人枪毙，躺下来给人鞭笞，重新套上枷锁，——这一切都完全符合列甫·尼古拉也维奇·托尔斯泰的精神！

托尔斯泰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幻想的不成熟、政治修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历史经济条件既说明发生群众革命斗争的必然性，也说明他们缺乏进行斗争的准备，象托尔斯泰那样不抵抗邪恶；而这种不抵抗是第一次革命运动失败的极重要的原因。

常言道：打了败仗的军队会好好地学习。当然，把革命阶级比作军队，只有在极有限的意义上是正确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无时无刻不在改变和加强那些推动千百万农民进行革命民主主义斗争的条件，这些农民由于仇恨农奴制地主和他们的政府而团结起来了。就在农民中间，

交換的增長、市場統治和貨幣權力的加強，正在日益排除宗法式的古舊東西和宗法式的托爾斯泰式的思想。但是，最初幾年的革命和最初幾次群眾革命鬥爭的失敗，毫無疑問得到了一種收穫，即群眾以前那種軟弱性和散漫性遭受了致命的打擊。分界綫更加清楚了。各階級、各政黨彼此劃清了界限。在斯托雷平的教訓影響之下，在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堅持不渝的鼓動之下，不僅從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中，甚至從民主主義的農民群眾中，也必然會湧現出鍛煉得愈來愈好，重犯我國托爾斯泰主義歷史罪過愈來愈少的戰士！

（載“列寧全集”中文版第15卷
第176—183頁）

列·尼·托爾斯泰^①

列 寧

列甫·托爾斯泰去世了。他作為藝術家的世界意義，他作為思想家和說教者的世界名聲，這兩者都各自反映了俄國革命的世界意義。

早在農奴制度時代，列·尼·托爾斯泰就作為一位偉大的藝術家出現了。他在自己半世紀以上的文學活動

^① 這篇文章刊載於1910年11月29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18號。

中創造了許多天才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他主要是描寫革命以前的舊俄國，即 1861 年以後仍然停滯在半農奴制度下的俄國，鄉村的俄國，地主和農民的俄國。在描寫這一階段的俄國歷史生活時，列·托爾斯泰在自己的作品里能以提出這麼多重大的問題，能以達到這樣大的藝術力量，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學中占第一流的地位。由於托爾斯泰的天才描述，一個被農奴主壓迫的國家的革命準備時期，竟成為全人類藝術發展中向前跨進的一步了。

甚至在俄國也只是極少數人知道藝術家托爾斯泰。為了使他的偉大作品真正為人人所共有，必須進行鬥爭，為反對那使千百萬人陷於愚昧、卑賤、苦役和貧窮境地的社會制度進行鬥爭，必須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托爾斯泰不但創造了藝術作品，可供群眾在推翻了地主和資本家的壓迫而為自己建立了人的生活條件的時候永遠珍視和閱讀，而且還能用卓越的力量表達被現代制度所壓迫的廣大群眾的情緒，描繪他們的境況，表現他們自發的反抗和憤怒的情感。托爾斯泰主要是屬於 1861—1904 年這個時代的；他作為藝術家，同時也作為思想家和說教者，在自己的作品里異常突出地體現了整個第一次俄國革命的歷史特點，它的力量和它的弱點。

我國革命的一個主要特點是：它是資本主義在全世界達到很高的發展程度並在俄國達到相當高的發展程度的時期的**農民**資產階級革命。它之所以是資產階級革命，